

殖民与去殖民:科幻文学中的岛屿

苏 婷 王梓钰

内容提要 岛屿作为西方乌托邦想象的原型,与西方海外扩张及殖民主义深度纠缠。这推动了西方科幻文学的诞生,也使其携带着扩张野心与殖民属性。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幻文学书写对象的转型,西方科幻中的具象乌托邦岛屿逐渐转为封闭、孤立的抽象空间,既承接了岛屿的实验场功能,又延续了西方的殖民野心。由岛屿土著作家创作的后殖民科幻文学以群岛意识为依托,将流动、多元、动态的群岛观念植入科幻叙事,在进行自我阐释的同时复兴岛屿本土历史文化,以恶托邦书写消解西方强加的殖民乌托邦想象,传递土著岛民内在的忧患意识。经由科幻,岛屿进入了去殖民进程。在群岛意识的沟通下,大陆与岛屿、陆地与海洋的二元对立模式逐渐被群岛网状关系模式取代。

关键词 岛屿 乌托邦 科幻文学 群岛意识 后殖民科幻

尽管科幻(science fiction)这一术语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的纸浆杂志(pulp magazines),西方科幻文学的诞生却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积累过程。该过程与西方殖民历史及岛屿乌托邦想象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长期以来,岛屿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而岛屿与殖民乌托邦的关联是西方文化对于岛屿想象的标志性特征。岛屿作为殖民经典原型已然渗透到与殖民主义具有深度纠葛的西方科幻文学中。权力、帝国与殖民话语不仅存在于过去的西方科幻文学,今天的西方科幻文学仍然充满了岛屿乌托邦隐喻与殖民想象,并以一种更为隐匿的方式传递扩张野心,施加殖民影响。20世纪末,岛屿殖民地与前殖民地兴起的群岛意识与后殖民科幻文学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岛屿观,以多元化、动态化的群岛网状关系思维模式代替西方文化中大陆与岛屿、陆地与海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通过构建恶托邦世界对抗西方对岛屿的乌托邦幻想,同时以重塑本土性抵御西方知识界

对岛屿的他者化与随意解释。后殖民科幻文学不仅是关乎未来的想象,还是对后殖民社会现实的剖析与反思,更是后殖民科幻作家最重要的去殖民文本实践。后殖民科幻文学中的岛屿并非天然、静止、等待解释的客体,而是可以进行独立意义生产的思维方式与关系体系。本文以岛屿想象为线索,分析西方科幻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岛屿乌托邦及殖民话语的纠葛,探究后殖民科幻文学中的群岛意识与去殖民实践,从中反思西方现有知识体系对岛屿殖民地及前殖民地的漠视与束缚,检视后殖民科幻文学对改善不平等的殖民权力关系以及探索殖民地、前殖民地未来道路的启示。

一、殖民主义与西方的岛屿乌托邦想象

在不同文化中,岛屿常常被想象成幸福安乐的世外桃源、神仙居住之所、生命起源之地。如人文地理学奠基学者段义孚(Yifu Tuan)所言,岛屿作为意象,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促进作用。^① 尽管理想世界与岛屿总是如影随形,但西方文化中岛屿乌托邦想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与海外扩张、殖民主义的深度纠缠。西方岛屿乌托邦想象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516年出版的经典游记《乌托邦》(*Utopia*)。该游记“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以及思考未来的方式”^②,其灵感正是来自欧洲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字里行间蕴含着殖民话语与帝国意识:乌托邦原名阿布拉克萨岛(Abraxa),原为半岛,征服者乌托普(Utopus)国王抹去其原名将之更名为乌托邦,并下令在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出一条巨大的运河,将乌托邦变为与世隔绝的海岛;作者声称乌托普的殖民统治将岛上“野蛮未开化的”的土著居民驯化成了“温顺而有教养的人”^③。自此,孤岛成为乌托邦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故事发生地,这

①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8.

② Barnita Bagchi, “Utopia”, in: Heike Paul (ed.), *Critical Terms in Futures Studi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327.

③ Thomas More, *Utopia*, Los Angeles, CA: Enhanced Media Publishing, 2017, p.32.

也映射了殖民时期盛行的岛屿作为理想实验室(islands as ideal laboratories)的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岛屿通常指海岛,因与大陆距离遥远、边界清晰、面积较小被看作孤立、封闭的有限空间。岛屿的相关特性——孤立性、封闭性、有限性,为更有效地探索新的想法、理论、社会模式提供了独特完善的环境,因此岛屿常被认为是尝试各种社会可能性、实现完美社会秩序的理想实验场所。后殖民岛屿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德洛里(Elizabeth DeLoughrey)指出,“在帝国的语法中,偏远与孤立作为岛屿空间的同义词,被认为是殖民征服成功的关键因素。”^①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将岛屿作为实践殖民统治的实验室。例如,大西洋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 Islands)是白人殖民者最早建立的甘蔗种植基地,也是欧洲推行海洋帝国主义的第一批“实验室”,岛上开展的岛屿殖民、种植园经济、奴隶制等实验随后被复制到加勒比海、印度洋、太平洋以及大西洋其他岛屿上。岛屿独特的空间特征——在资本、原料、劳动力全球流动中占据的重要战略位置、漫长的海岸线带来的贸易便利、清晰边界赋予的控制与防御优势——进一步使其成为西方殖民国家争夺的主要目标。对岛屿的渴望驱使欧洲探险家在全球各地疯狂寻找海岛,世界上大部分岛屿都曾沦为西方殖民地,目前仅存的殖民地大多也是岛屿。^②岛屿狂热成为欧洲殖民扩张与海洋帝国的标志性特征,正如段义孚所言,岛屿在西方殖民想象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③

西方帝国主义话语将散布在海洋中的岛屿描绘成孤立分散、野蛮落后、易于被征服的处女地或空白之地,声称欧洲工业化强国在岛屿上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验,有助于将先进的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带到当地。这一话语体系建立在代表落后、原始、边缘的岛屿与代表进步、发达、中心的大陆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基础上,为欧洲殖民征服

^① Elizabeth DeLoughrey, *Routes and Roots: Navigating Caribbean and Pacific Island Literature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8.

^② 目前仍有众多岛屿属于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如法属圣巴泰勒米岛、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圭拉、开曼群岛,荷属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美属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岛等。

^③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p.118.

提供了借口与合法性。白人殖民者还将帝国对岛屿的殖民统治美化成殖民主义乌托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殖民者对岛屿殖民地的命名上。对岛屿进行更名是白人殖民者占领岛屿后宣示所有权的方式,殖民者往往用寓意美好的名字来重新命名岛屿,比如加勒比地区的岛屿被欧洲殖民者称为幸运岛(Fortunate Isles)、糖岛(Sugar Islands)等。加勒比岛屿温暖潮湿的气候、便利的海上交通为建立甘蔗种植园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且由于白人殖民者带来的瘟疫与大屠杀,加勒比诸岛的土著印第安人几近灭绝,这些岛屿于是成为殖民者眼中实践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理想场所。伊莱恩·萨沃里(Elaine Savory)曾指出,加勒比地区的海岛是“殖民想象用来绘制乌托邦梦想的白画布”^①。然而,这一美好的乌托邦世界仅属于白人殖民者,其幸福生活建立在对岛上土著印第安人、黑奴、印度苦力、契约华工的迫害、压榨、剥削基础上,其他族裔的历史文化被殖民话语所遮蔽和掩盖。将岛屿看作绘制殖民蓝图白画布的观点直到今天还在产生影响,并转变成一种更为隐蔽的新殖民主义话语,使众多岛屿沦为西方军事实验和过度旅游开发的牺牲品。

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作为维护帝国逻辑和协助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建构岛屿殖民话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丽莎白·德洛里看来,“自欧洲殖民扩张以来,其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地将岛屿想象成各种政治、社会和殖民实践的场所。”^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荒岛文学,经典作品包括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暴风雨》(*The Tempest*, 1611)、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罗伯特·迈克尔·巴兰坦(Robert Michael Ballantyne)的《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 A Tale of the Pacific Ocean*, 1857)、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1883),瑞士作家约翰·大卫·威斯(Johann David Wyss)的《瑞士家庭鲁滨孙》(*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1812),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基督山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e-Cristo*,

^① Elaine Savory, "Utopia, Dystopia, and Caribbean Heterotopia: Writing/Reading the Small Island", in: *New Literatures Review*, No.47-48, 2011, p.39.

^② Elizabeth DeLoughrey, *Routes and Roots: Navigating Caribbean and Pacific Island Literatures*, p.13.

1844)等。尤其是18至19世纪,随着欧洲国家殖民扩张愈演愈烈,荒岛冒险故事越来越流行。这些作品将岛屿呈现为神秘、与世隔绝的荒岛,可被随意改造、重塑的对象,以及可为西方探险者带来财富、资源、权力的美好之地,其目标读者为西方白人。这不仅极大鼓动了欧洲殖民帝国征服和占领更多岛屿的野心,也激发了白人殖民者进一步海外扩张的欲望。由此形成的浪漫帝国幻想传统将土著岛民刻画成原始野蛮人、理应被奴役的低等种族,以及建设理想殖民地无足轻重的工具,自欺欺人地掩饰殖民征服过程中的黑暗、暴力、罪恶。因此,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殖民乌托邦岛屿文学想象是隐含着恶托邦元素的内在割裂体。

二、西方科幻文学中岛屿形象的演变

西方科技发展与岛屿殖民探索也有着密切联系。岛屿独特的气候、地理、生态环境不仅使其成为欧洲殖民者实践殖民统治与乌托邦想象的实验室,还为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与实验提供了理想场所,为西方近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建立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并大力推动了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理论的发展:

欧洲殖民者在加那利群岛与加勒比群岛滥伐森林,使这些岛屿成为研究全球气候与生态的实验室;对殖民地自然资源的破坏推动了西班牙、英国、法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的诞生;欧洲各国对全球岛屿的殖民征服为弗雷德·华莱士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环球航行提供了便利,两位科学家分别通过对岛屿动植物的观察形成了物种起源、适者生存、进化理论;……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的大陆漂移理论也来源于对岛屿动植物的研究;岛屿的地形特征、劳动力、资源不仅为殖民宗主国带来了物质利益(如甘蔗种植园),也为欧洲植物学、人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研究实验室。^①

^① Elizabeth DeLoughrey, *Routes and Roots: Navigating Caribbean and Pacific Island Literatures*, p.10.

殖民时期的岛屿探险及科学幻想往往与殖民主义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西方殖民者海外科学探索始于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加勒比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仅对岛上的地理、生态、动植物做了详细的观察与记录,还在岛上进行了测量地球大小的实验,此后加勒比地区的海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探索者。欧洲科学家在岛屿殖民地建立起众多科学实验室、观察室、植物园。此外,欧洲人类学家还在加勒比岛屿和太平洋岛屿创立了最早的人类学田野点,通过对岛上土著居民的观察研究,建构起种族差异理论,以肤色来区分不同人种,将非白种人(non-whites)描绘成天生低劣的种族。科学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进入殖民话语体系,为殖民征服和奴役有色人种提供了更系统的理论依据。

欧洲各国在世界的航行探索以及对殖民地的争夺为欧洲科学革命提供了动力,反过来科学革命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殖民势力的发展。科技进步与社会变动催生了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幻想,如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拉丁语小说《关于月球天文学的梦想或遗作》(*Somnium sive Opus Posthumum de Astronomia Lunari*, 1634)、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的《月中人:论月球之旅》(*The Man in the Moone: Or a Discourse of a Voyage Thither by Domingo Gonsales*, 1638)、法国作家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另一个世界:月球国家与帝国》(*L'Autre Monde: ou les états et Empires de la Lune*, 1657)及《太阳国家与帝国》(*Les états et Empires du Soleil*, 1662)、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俄罗斯作家瓦希利·列夫新(Vasilii Levshin)的《最新航程》(*The Newest Voyage*, 1784)等。这些作品将岛屿与岛屿性融入对新世界的想象,描写了欧洲探险家在新世界的游历及其与异域土著居民的相遇,并运用科学幻想的陌生化叙事技巧隐射帝国形成过程中的权力斗争以及殖民扩张与征服,被认为是现代科幻小说的前身。

西方科幻文学的诞生过程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及岛屿乌托邦想象息息相关。当代著名科幻学者小伊斯塔万·希瑟利-罗奈(Istvan Csicsery-Ronay Jr.)指出,“科幻文学源于欧洲帝国主义带来的政治文化转型以及建立全球统一技术体制的理想。……科幻文学

的产生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技术扩张推动了真正的帝国主义征服;欧洲国家蜕变为霸权过程中,国内读者对反映这一社会变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需求;科技帝国理想模型开始出现。”^①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进入狂热的扩张期,这一时期也是西方科幻文学出现的关键期。科幻小说首先在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流行,随着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越来越深地卷入帝国竞争,科幻文学在这些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盛行。与此同时,进化论与人类学对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未来的科学解释和预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与殖民话语交织,成为贯穿早期西方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与意识形态框架。作为殖民乌托邦经典形象的岛屿则成为这些科幻作品中常见的故事地点,如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1867)、《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1870)、《神秘岛》(*L'Île mystérieuse*, 1874),以及英国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莫罗博士岛》(*Island of Doctor Moreau*, 1896)、《布莱茨先生在兰波岛》(*Mr. Blettsworthy on Rampole Island*, 1928)等。

自19世纪末起,随着人类对地球的探索愈加彻底,西方科幻文学越来越多地转向以遥远星球与神秘外太空为背景,但大多仍受殖民话语体系与认识论框架桎梏。后殖民理论家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曾提到,“科幻的帝国主义倾向根源于人类的征服欲望——征服统治外星人与外星空间,并建立银河帝国的欲望。”^②因此,西方科幻作品在对未来进行想象时,常渗透了帝国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如美国科幻作家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的《火星纪事》(*The Martian Chronicles*, 1950),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以及布赖恩·奥尔迪斯(Brian W. Aldiss)主编的科幻小说集《太空歌剧》(*Space Opera*, 1974)、《太空漫游》(*Space Odysseys*, 1975)、《银河帝

① Istvan Csicsery-Ronay Jr., “Science Fiction and Empire”, i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30, No. 2, 2003, p. 231.

② Bill Ashcroft,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Ethics of Empire”, in: Zachary Kendal, Aisling Smith, Giulia Champion, Andrew Milner (eds.), *Ethical Futures and Global Science Fic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166.

国》(*Galactic Empires*, 1976)、《危险行星》(*Perilous Planets*, 1978)等。这些科幻小说在想象描写人类改造开发其他星球,征服太阳系、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的过程中,不断重复殖民主义范式、他者化过程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模式,这不仅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对殖民扩张的原始欲望,也源于西方文化通过建构他者来认识和定义自我的认知体系。这些作品塑造的外星人形象虽千差万别,但本质用途仍是为西方白人男性提供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参照。以往荒岛文学中岛屿的空间特征渗透到西方科幻对星球空间、宇宙飞船空间等的想象中,岛屿在这些作品中转变为一种封闭、孤立、边界清晰的抽象空间。这些科幻空间的岛屿性——封闭性、孤立性、边界性,使之取代传统乌托邦岛屿,成为探索各种新哲学、新伦理、新思想、新制度可能性的理想试验场。

在帝国中心,也有部分科幻作家在作品中反思批判西方殖民主义,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威尔斯的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该小说讲述高端外星文明对地球的入侵,是对西方殖民征服的逆写。此后,类似逆写反复出现在西方女性主义与非白人科幻作家笔下。尽管仍未摆脱西方认识论框架的束缚,这些作品却展示了科幻在挑战“科学真理、道德信念、文化霸权”,^①以及打破边界、颠覆主流规范惯例、激发创新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然而,科幻的巨大潜力并未能改变其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目前,大部分殖民地虽早已获得独立,但世界科幻的中心仍在欧美国家且多由西方白人男性主导,而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非白人科幻作家也基本来自西方国家,由此造成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科技发达地区才配拥有未来。”^②

三、后殖民科幻文学中的群岛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幻文学的舞台上出现了愈来愈多来自

① John Rieder,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ss Cultural Genre System*,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

② Istvan Csicsery-Ronay Jr., “Dis-imagined Communities: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Future of Nations”, in: Veronica Hollinger, Joan Gordon (eds.), *Edging into the Fu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 237.

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作品。这些作品关注殖民历史、殖民性、后殖民状态与全球化,被称为后殖民科幻文学(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虽然仍未获得学界足够关注,但后殖民科幻作家通过挑战西方知识霸权,对西方强加的概念进行挪用与改造,运用叙事策略与技巧创新颠覆西方科幻传统与意识形态,为科幻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其中,来自岛屿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后殖民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去殖民文本实践,呈现出与殖民经典原型“岛屿”相对的“群岛”意识。作为后殖民科幻文学最突出特征之一的群岛意识(archipelagic consciousness)是一种兼具多样性、流动性、动态性的关系思维模式,超越了地理疆域的限制,以尊重、包容、联系的观点区别于西方二元对立的静态模式。群岛中的岛屿是实现多方沟通的节点,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动态结构。

群岛意识颠覆了以西方视角为中心的岛屿观。以往西方对岛屿的认识与研究多从凝视他者的单向视角介入,对岛屿的关注主要侧重其战略位置、地理地貌,及其携带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西方帝国扩张与殖民地瓜分划定了众多界限,使岛屿原有的广阔性与流动性被大大压缩,愈发成为封闭孤立的个体,由此呼应西方构建的岛屿乌托邦话语。虽然西方殖民者将岛屿视作美好乌托邦与希冀之地,但这一理想的实现须以殖民统治为前提,岛屿的真实面貌及其蕴含的变革性潜力却被忽视。西方文化常将岛屿视作狭小、偏僻的空间。然而,“小”和“偏”均是相对概念,主要以岛屿面积及其与大陆的相对距离为决定因素。来自关岛的学者克雷格·桑托斯·佩雷斯(Craig Santos Perez)曾言,关岛于他而言并不狭小,反而构成了他的整个宇宙:“每个村庄都有自身的特点与深度,每片海滩都有独特的形状与潮汐,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谱系与视野。”^①不仅如此,仔细观察世界岛屿分布可见,岛屿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事实上,早在西方殖民时代开启之前,岛屿间已经形成了一张广阔的动态交流网络。例如,在太平洋岛国中,“斐济、萨摩亚、汤加、纽埃、罗图马、托克劳、图瓦卢、富图纳和乌韦阿群岛之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流共同体,实现了财富、人员、技术与

^① Craig Santos Perez, “Archipelagic Poetics: A Foreword”, in: Michelle Stephens, Yolanda Martinez-San Miguel (eds.), *Contemporary Archipelagic Thinking*,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p. xv.

文化艺术的循环互通”。^① 土著岛民对家园的想象并不以海岸线为局限,而是基于岛屿间的联系,将海洋与周遭岛屿也视作家园的重要构成。

海洋中岛屿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与其相伴的生活方式共同形塑了岛民的群岛意识。土著岛民大都依托海洋生存,于他们而言,散布在海洋中的岛屿既是出海捕鱼的休憩点,也是连接岛屿与广阔世界的重要节点,同时海岛的相对位置与自然环境在远程航行中还起到定位作用。因此,土著岛民对岛屿的想象从来不是遥远孤立、边界清晰的“远洋之岛”(islands in a far sea),而是各个岛屿相互联系,人亦可自由流动其间的“群岛之洋”(a sea of islands)。^② 群岛视域下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海洋的存在不是隔离,而是在海岛间建立联系的媒介。不断往返于各个岛屿间的海岛传统生活方式造就了岛民动态联系的循环式时空观以及超越狭隘地理疆域的独特世界观,土著岛民对事物的认识具有碎片化、流动性、含混性、易变性等特点,倾向于与他者保持和谐、尊重的关系,这种群岛思维在岛屿作家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他们在结构文章时“将每个词语看作意蕴深厚的岛屿,将短语、句子理解为一个群岛结构,将文本留白视作暗流涌动的海域,由此引导读者在岛屿、群岛和大洋之间漫游”^③。文学创作得以将一系列失和的流散殖民碎片重新排列组合,构成多重社会文化共存互动的叙事。

基于群岛意识的后殖民科幻小说解构西方科幻传统,对抗西方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是全球去殖民活动的重要文本实践。西方科幻是维护、宣传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正如牙买加作家娜洛·霍普金森(Nalo Hopkinson)所言,“我们一直被教导欧洲文学有多么优秀,在学校里,我们阅读、分析、理解、思考的文学只有欧洲文学。”^④西方科幻叙事中外星人到访、劫掠、杀戮、侵占领土的情节对土著岛民而言并不陌

① 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in: Paul D'Arcy (ed.), *Peoples of the Pacific: The History of Oceania to 1870*, London: Routledge, 2008, p.9.

② Ibid., p.7.

③ Craig Santos Perez, "Archipelagic Poetics: A Foreword", in: Michelle Stephens, Yolanda Martínez-San Miguel (eds.), *Contemporary Archipelagic Thinking*, p. xvi.

④ Nalo Hopkinson, "Introduction", in: Nalo Hopkinson, Uppinder Mehan (eds.), *So Long Been Dreaming: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 2004, p.10.

生：“对我们来说，这些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的一部分。”^①来自殖民地、前殖民地岛屿的后殖民科幻作家通过逆写西方科幻解构殖民历史，“模仿殖民叙事的内核与经验，对其进行批判、纠正、颠覆”^②。他们将群岛意识融入科幻叙事，重新设想以海岛为中心的另一重未来，并用科幻未来世界隐喻岛屿现实。这种以岛屿和土著岛民视角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渗透出岛民独特的时空观、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对岛屿主权环境的忧患意识，对岛屿本土性重塑以及去殖民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后殖民科幻文学中的群岛意识首先体现在动态联系的时空观以及循环式的叙事结构上，西方意识形态中的线性时间进步观以及二元静态的边界观被打破，不同时空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展现了与西方主流科幻相异的宇宙观。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作家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将太空视为可经由飞船实现互通循环的动态场域，其中广袤的宇宙空间成为海洋的隐喻。与西方主流科幻文学作品，如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ław Lem)的《索拉里斯星》(*Solaris*, 1961)、美国作家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Dune*, 1965)、丹·西蒙斯(Dan Simmons)的《海伯利安》(*Hyperion*, 1989)等，将星球隐喻成封闭、孤立的岛屿不同，在依希马埃拉的作品中宇宙的众多星球成为海洋中相依相连、相融共生的群岛化身，海洋与太空均是实现联系的媒介。同时，依希马埃拉还在土著岛民的动态循环时空观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循环式叙事模式。这一循环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循回往复的闭环，而是动态联系且带有一定开放性的循环，在众多岛屿土著作家创作的科幻作品中均有体现。依希马埃拉的中篇小说《夜深人静》(*Dead of Night*, 2007)背景设置在2169年，讲述六位乘客乘坐“奋进号”(Endeavour)宇宙飞船踏上前往宇宙尽头的旅程。在小说的开放式结局中，六人抵达宇宙尽头的“零点”后再一次回归旅途起始现场，与小说开头场景相呼应，印证了“宇宙尽头不是地点，而是时间”^③的观点。霍普金森的长篇小说《午夜盗

① Gina Annette Cole, *Wayfinding Pasifikafuturism: An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Vision of the Ocean in Spa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Massey University, 2020, p. 6.

② Nalo Hopkinson, "Introduction", in: Nalo Hopkinson, Uppinder Mehan (eds.), *So Long Been Dreaming: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p. 11.

③ Witi Ihimaera, *Ask the Posts of the House*, London: Reed, 2007, p. 312.

贼》(*Midnight Robber*, 2000)在一次次星际迁居中重置主人公唐唐的命运,空间移动给予唐唐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与西方科幻认为宇宙探索的尽头是不断向未知领域扩张不同,这些岛屿土著作家对宇宙的探索折射出群岛意识下的动态循环时空观。在土著岛民的理解中,宇宙和海水一样在循环中再生,回归原点并非对前一航程的复制,而是进入与之相联系的动态生成的关系空间,空间在循环中更新,人亦在对本我的一次次回归中获得成长。这一观点也赋予自然和宇宙神秘色彩与不可知性,强调人类虽可以探索自然和宇宙,但永远无法将其参透、占有,突显了群岛意识对未知他者的尊重与敬畏。群岛意识支配下的动态循环时空观构成了后殖民科幻文学中的循环叙事,与西方科幻中无限扩张的星际穿越主题形成鲜明对立。群岛视域下太空探索的尽头是循环式的回归本我,而非线性铺展式的帝国扩张与殖民,后殖民科幻文学由此挑战了西方科幻中蕴含的殖民霸权思想及二元静态的线性价值观。

其次,后殖民科幻文学挖掘西方岛屿乌托邦想象中隐含的恶托邦元素,将其与岛屿现实及岛民共同的忧患意识相结合,展现出一种共同反抗压迫、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群岛共同体意识。来自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萨摩亚作家阿尔伯特·温特(Albert Wendt)创作的长篇小说《黑色彩虹》(*Black Rainbow*, 1992)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恶托邦寓言。小说中描述的高科技未来世界是表面祥和的岛屿乌托邦,土著岛民生活在由白人主导的高压政府控制之下,受核辐射影响,深受放射性疾病之苦,作者由此影射西方施加于太平洋岛屿的核暴力对当地居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危害,批判西方帝国强权将太平洋岛屿作为核试验场与核废料填埋场的霸权行径。加勒比地区曾经历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加勒比科幻作品中也呈现为对核战争及科技灾难的反思。例如,多米尼加作家雷伊·埃马纽埃尔·安杜哈尔(Rey Emmanuel Andújar)的短篇小说《胜负难料》("Gameon", 2014)和古巴作家埃里克·乔治·莫塔·佩雷斯(Erick Jorge Mota Pérez)的中篇小说《额外工作》(*Trabajo Extra*, 2014)通过假设“古巴导弹危机并未终止”,^①想象了核战争对岛屿生态、人性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揭示了弱势群体相较于核武器持有者的被动地位,以及这种关系模式背后

^① Rey Emmanuel Andújar, "Gameon", in: *Contratiempo*, No.115, 2014, p.23.

的西方霸权逻辑。上述作品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恶托邦色彩,反映了土著岛民困在历史重担与未来危机之间的艰难处境。土著岛民不仅承受着数百年殖民历史的持续影响,还需应对气候变化对低洼岛国未来生存的威胁。在共同境遇与危机面前,岛屿作家的科幻创作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去殖民动态网络,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群岛共同体意识。

此外,群岛意识引导下的后殖民科幻文学还通过引入岛屿本土文化知识重塑本土性,拓宽科幻文学的边界。文学创作,尤其是科幻文学创作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但事实上来自岛屿殖民地、前殖民地的作家对科幻的理解与西方主流话语中的科幻大有不同。西方科幻中构建的系统化科学以理性分析为主导思想,致力于以科学幻想拓展理性认知的边界,解释不可知现象。而神话传说丰富、口述传统发达的海岛文化却秉持先验、直觉的认知方式,拥抱群岛网络形成的杂糅文化知识,因此西方科幻中的系统化科学并不足以涵盖岛屿本土科学的广度与深度,“诸如讲故事、寻路(wayfinding)、独木舟建造(waka building)等大洋洲传统知识都属于岛屿本土科学”^①。依希马埃拉将大洋洲传统知识中的“寻路”智慧引入《夜深人静》的星际穿越叙事中。“寻路”又称“太平洋导航”(pacific navigation),是一种植根于岛屿土著血脉中的方向感。土著岛民无须借助任何现代科技手段,“仅凭借先辈留下的知识,分析自然现象,就能够安全有效地穿越数千英里海洋,抵达视野之外的陆地”^②。这种基于自然知识的“寻路”智慧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无差别扩张相区别。文莱作家阿姆顿·艾利阿斯(Aamton Alias)在《英格最后的堡垒》(*The Last Bastion of Ingei: Imminent*, 2016)中引入多视角叙事,细致刻画了土著民族马来人、伊班人、佩南人等。在众多叙述者中仅有一位白人,其声音被夹杂在土著岛民的复调中,沦为岛屿土著话语的陪衬。该小说对文莱身份及本土文化知识的强调与关注消解了西方他者化进程及其建构的种族他者刻板形象。在西方主导的科幻书写中,非西方人物、历史、文化、知

^① Gina Annette Cole, *Wayfinding Pasifikafuturism: An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Vision of the Ocean in Space*, p. 6.

^② Hoturoa Barclay-Kerr, “From Myth and Legend to Reality: Voyages of Rediscovery and Knowledge”, in: Elke Emerald, Robert E. Rinehart, Antonio Garcia (eds.), *Global South Ethnographies*, Rotterdam: Sense, 2016, p. 88.

识处于被遗忘或被污名化的状态。岛屿作家将海岛本土知识与文化元素融入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科幻叙事,从岛屿土著视角重现被殖民话语扭曲、贬低、掩盖的自我,使科幻成为过去、现在、未来交缠互通的场域,在重塑岛屿本土性的同时,还赋予其面向未来的向度。

结语

通过梳理岛屿与殖民主义、科幻文学之间的深度勾连,本文展现了岛屿如何从西方科幻文学中孤立、封闭、偏僻的他者空间,转变为后殖民科幻文学群岛关系网络中的动态、开放、去殖民实践空间。岛屿因其独特的岛屿特性成为西方乌托邦想象的原型,并与西方航海探索、殖民主义产生密切联系,从而被打上殖民乌托邦的烙印。殖民主义不仅催生了乌托邦岛屿想象,也推动了自然科学进步与全球科学探索,激发了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幻想。岛屿乌托邦想象与殖民主义的叠加推动了 19 世纪西方科幻文学的诞生,殖民话语与帝国意识也随之渗透到科幻文类中,作为殖民乌托邦的岛屿由此成为早期科幻文学中的经典形象。随着科幻书写慢慢转向外太空与地下世界,实体岛屿也逐渐转变为拥有岛屿特性的抽象空间,并进入科幻文学话语,取代传统的乌托邦岛屿,成为新时代制度探索的理想试验场。西方科幻虽然渗透着殖民话语与意识形态,却也不乏对科幻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但仍未突破西方认识论框架的束缚。目前由西方主导的科幻世界仍然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后殖民科幻文学挑战西方科幻传统,对抗西方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成为全球去殖民实践的重要一环。

当前,虽然大部分殖民地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在文化和精神上仍未能完全摆脱殖民性,殖民主义正以更为隐匿的方式施加影响,“去殖民工程远未完成”^①。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以野蛮、黑暗、落后等贬损性话语定义岛屿文化,对土著岛民的自我认知及本土文化认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知识文化领域的打压从思想层面固化传

^① 彭秀银、顾明栋:《后殖民批评的“去殖民性”——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中国比较文学》2021 年第 1 期。

统的殖民与被殖民,中心与边缘关系,阻碍去殖民进程,“就连现有的去殖民岛屿研究都不自觉携带着强化殖民价值观的风险”^①。知识生产具有地缘政治属性,与人群、地域、权力紧密联系。去殖民实践的目标“并非简单地颠覆殖民世界”^②,而是从认识论与内在思考机制层面对殖民性的多重存在形式进行消解和清除,反思殖民特权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西方认知模式规范,以及“殖民权力矩阵”(colonial matrix of power),^③在本土知识和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重构非西方的知识体系与认识论。

直到今天,西方殖民意识形态仍倾向于将岛屿视作为西方服务的国防军事战略基地或旅游度假地,忽视岛屿在知识、文化等领域的独立价值。土著岛民的群岛意识将群岛由一种地理空间表征转变为与之相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超越了地理、国族、文化及学科边界。群岛意识是岛屿殖民地与前殖民地明确自我认知、自我定位,以及推动去殖民进程的关键。后殖民科幻文学基于群岛意识的流动时空观与循环叙事结构挑战了西方科幻中静态、清晰的边界观及无限扩张的殖民主义范式,打破了西方设定的封闭性、孤立性、边界性等岛屿属性。后殖民科幻所建构的恶托邦世界则是对西方乌托邦殖民想象的逆写与反拨,在反映现实困境的同时流露出岛屿作家对未来的忧患意识,以文学创作编织出一张动态联系的群岛关系网络。此外,后殖民科幻文学还将象征历史传统的本土文化知识与象征未来的科幻文类结合,以期重塑岛屿本土性,探索科幻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自殖民时期起,岛屿就承受着作为流放地、试验场、军事基地等殖民活动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④未来之于岛屿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① Yaso Nadarajah and Adam Grydehøj, “Thematic Section: Island Decolonization Island studies as a decolonial project”, in: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 11, No. 2, 2016, p. 440.

② Aman Sium, Chandni Desai and Eric Ritskes, “Towards the ‘tangible unknown’: Decolonization and the Indigenous future”, in: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 Society*, Vol. 1, No. 1, 2012, p. xi.

③ Walter D.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

④ Mimi Sheller, “Archipelagoes as the Fractal Fringe of Coloniality: Defamiliarizing Caribbean and Pacific Islands”, in: Michelle Stephens, Yolanda Martínez-San Miguel (eds.), *Contemporary Archipelagic Thinking*, p. 287.

由西方书写的岛屿文学强行切断了岛屿原有的一切联系,使岛屿成为没有历史与未来的真空场域。由岛屿土著作家书写的后殖民科幻文学不仅面向未来,还致力于重新想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遇交缠,并凭借独特的群岛意识对西方科幻概念加以挪用与改造,使其成为去殖民文本实践的重要手段。经由科幻,岛屿由被殖民进入了去殖民进程,其中群岛意识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媒介。有关岛屿的书写与想象仍在继续,但无论岛屿还是科幻都不应被单方的意识形态与征服欲望所裹挟,而应被纳入更加广阔的范畴,在全球互动语境下承载多重声音,传递多元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勒比文学史研究(多卷本)”
(21&ZD2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编辑:崔晓红